

一場持續24天的佔領立法院行動在4月10日劃下句點，但是已經在全世界的學生運動歷史中創下了紀錄。在狂瀾的60年代，巴黎學生佔領左岸拉丁區，東京學生佔據安田講堂，而高喊「全世界都在看」的芝加哥學生也不過是包圍民主黨代表大會的會場。但是至今還沒有一場學生運動能長期癱瘓國會運作，造成憲政危機，而且還持續獲得過半的民意支持。到底什麼樣的力量支撐起這股「退回服貿、捍衛民主」的風潮？

在24年前的野百合運動中，你要有學生證，才能跨越糾察線，成為運動的一份子；如今，那條區隔「市民」與學生的界線已經不復存在。在太陽花運動中，非學生的參與者成「公民朋友」，到晚上，很多來參與者是剛離開辦公室的年輕上班族，很多時候，學生根本不是多數，談論的話題往往圍繞著服貿對於醫療、社工、出版業的就業衝擊。

黑道聚眾警辯路過

台灣的年輕人為何憤怒？年輕人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們知道，父母輩為何相信「愛拼才會贏」，那是因為「黑手雙頭家」的階級向上流動機會還沒有被封閉。但是如今，能住得起帝寶的往往是那些賣假藥、假天然麵包、假油的，而且是那些遊走兩岸政商高層的權貴世家。結果明明是一整個世代的機會被剝奪了，強力推銷服貿的國民黨政府卻反而指責年輕人，說他們沒有競爭力，不願意到外頭打拼。試問那些與對岸紅二代杯觥交錯、官宦隨佑的子弟們，那一個是曾接受過真正的挑戰？

就算胸無大志，台灣年輕人總還有權利享受「小清新」、「小確幸」的安逸日子吧？不幸的是，在中國崛起下，目前政府不但不敢維護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，還要求我們處處忍讓，換取對岸的「善意」。當中國官員來訪時，我們將國旗藏起來，但明明「青天白日滿地紅」是我們為國家代表隊加油時的象徵。如果說打著「中華統一」名號的黑道可以公然聚眾，我們的警察都不敢舉牌警告，事後還辯稱只是「路過」，那麼那些因為弱勢者權益被踐踏，而起身抗議的年輕人，為何總是面臨了警棍與司法查辦？

台灣的年輕人常以「魯蛇」（按：即英文loser，意為「失敗者」）來描述自己的處境。這個詞彙有點搞笑，一方面這是帶有鄙視的意味，畢竟誰想要成為一事無成的輸家？另一方面，這個稱呼也帶有一丁點的不認命、不甘願的成分。舉例而言，你寫一篇文章，一開頭就將自己稱為「小魯」，通常很容易就獲得讀者的共鳴，因為這往往召喚出一整個世代對自身的想像。台灣的魯蛇就是與日本所謂的「草食族」不同，因為後者是被別人定義的，而且缺乏反抗鬥志。

太陽花運動終將光榮落幕，但一個「魯蛇」世代已被喚起。我們的年輕人如何面對公平正義與中國因素兩大課題，將決定台灣未來走向。

魯蛇世代的逆襲

何明修

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